



梅淑貞詩選 (1969)

【導 讀】

梅淑貞 (1949-)，出生於檳城，祖籍廣東臺山。一九七四年畢業於吉隆坡拉曼學院商學系，一九八三年至八五年間擔任《蕉風》(第 361~383 期)的執行編輯。除寫詩外，也寫小說、散文和從事翻譯。曾獲一九八三、八四年大馬華人文化協會頒發的小說獎。著有：詩集《梅詩集》(1972)、散文集《人間集》(1985)、合集《犀牛散文選》等。本輯所選的五首詩，皆出自《梅詩集》。

張光達曾經將方娥真和梅淑貞進行比較，他認為兩人走的都是古典抒情的婉約路線，不同的是方娥真用語較為淡雅，想像力較強，古典與現代均衡；而梅淑貞的詩則用語較濃，古典的成份往往蓋過現代感，奇巧的構句也較為鮮少（〈從《大馬詩選》看女詩人的風格趨向〉）。張光達對方娥真古典抒情路線的評語，相當中肯；但梅淑貞詩中的抒情成份其實不高，讀起來也不算婉約，因為那不是她真正的創作路線。

梅淑貞跟方娥真（以及其他馬華女詩人）在新詩創作上最大的差異在感情模式，以及對新詩語言的實驗精神。梅淑貞並沒有將大量女性感情融入詩中，其中的關鍵在語言的剛性，和書寫的知性。從本輯所選的五首詩（或《梅詩集》中的大部分詩作），都可以感受到梅淑貞花了很大的力氣，企圖錘煉出一種兼融古典與現代的新詩語言。

必須穿透抒情婉約的刻板印象，才能看見梅淑貞如何以古典詩詞為背景（或道具），將古典意象壓縮、嵌入現代句構裡，進一步磨合出有別於文言文的，高密度和高硬度的現代詩語言。這條實驗路線，接近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台灣現代主義詩人倡導的「橫的移植」，特別是創世紀詩社對現代中文的詞性改造，和意象的壓縮式應用。在梅淑貞〈孩提〉一詩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土坡上寒冽的狂飆／冷酷得若雲石的吻／冰凍我的兩穗烈焰」。

在馬華詩壇掀起現代主義風潮之際，梅淑貞在詩中進行了大規模的演練，假借古典的意象和語彙，打造出新穎的詩歌語言。不管什麼樣的題旨都不是重點，她只專注語言和句構的演出。於是語言的剛性抵銷了表層修辭上的婉約，實驗的知性則消解了主題上的抒情，詩作的敘述和主題經營，都受到語言實驗的直接影響。以〈空無的山〉為例，既無空山靈雨的幽森，亦無千山鳥飛絕的悠遠與空濛，她走的是一條「枯木無蔭、空山無樹」的險徑：「誰的狂淚飛濺滿空山／鳥 鳥的羽毛／載走伶俐的葉／賞山的人 枯木無蔭／孤坐於蕭然的矮樁上」，此詩景致蒼茫，敘述的筆調偏向陰冷、灰暗，在意象與意象的轉接處，隱藏著詩人對詞彙運用和句構錘煉的思考，彷彿強迫讀者停下來，去揣度其中之奧妙。從整體的閱讀節奏來看，此詩的頓挫力道較大，宛如崎嶇之危崖，絕非抒情一路。

梅淑貞的語言表現最為圓熟的詩作是〈塵寰〉：「家居塵寰／誰將奏起瑤琴／橡林中的喧嘩／崖上待滾的石／我的哆嗦／尚久懸未落」，她將敘述語言和意象壓縮到一個舒適的密度，貼近古典的凝練，但又保有現代的語感，前二後四，短短六句裡完成古今漢語的銜接和轉換。至於〈藤蘿〉一詩，在結尾處的「猶覺

遍地的塵土／漸行鬆軟」，鬆緊得宜，因而產生餘韻。語言實驗對《梅詩集》的影響和回饋，是一個值得深入研討的焦點，它是一九六〇年代馬華現代主義詩潮的一項重要成果。

孩 提 (1969)

眾人之目皆已合成一道淺淺的夢
惟有我 未經細心考慮地
把自己許配給患腥紅熱的上弦月
穿過了不長花的高腳茅草
踩斷了蟋蟀夜夜的哀鳴
匆匆戴上眉月的指環 趕赴約會

土坡上寒冽的狂飆
冷酷得若雲石的吻
冰凍我的兩穗烈焰
縱冰縱寒縱凍縱酷 皆不傷
不傷隻影形單
看我挽著柔黑的長髮一握
描著家鄉哀怨的掌故

就是長舌茅草佔盡土坡的季節
一彎紅月照我家鄉燈火
弟弟 你該憶起兒時短短的歌
好勇鬥狠的蟋蟀 失尾的蜻蜓
脾氣大得很的 愛在你髮中睡覺的
草色蚱蜢

令你已不 不以童音唱短短的兒歌
但以鏘鏘的聲響
唱今日的某醬 明日的天涯
你已不 不以兒時的臂彎
在你失去懷中的珍寶時
將淚環住姐姐的頸項

弟弟 蚱蜢依舊是活潑伶俐
惟孩提的熱血 已不知
不知流向哪一條江
我們踢得高高的雞蛋花毬子
也不知飄入誰家的庭院
而我們昨日盪過的鞦韆架
尚在搖盪著 搖盪著眾孩之靈目
惟兒時的玩伴 已換了一班人

弟弟 你在黑黑的林中 若失去
找不回家中大門的鑰匙 可千萬別怕別怕
當你抬頭 穿過樹之骨骼
與葉之大巴掌 望見
故鄉的那彎紅月

塵 寰 (1969)

五土顫動
整個城市泡在火中
椰林 連同深沉的暮色
向西斜去

蕉雨滂沱
千條平行的運河
黯然流散
連理的青枝
緣向割裂紛紛

寂寞的凶宅
驚懼的拉浪草
向晚的風頻吹
我是這般燠熱
暗冷的流螢
猶然狂飛

家居塵寰
誰將奏起瑤琴
橡林中的喧嘩
崖上待滾的石

我的哆嗦
尚久懸未落

藤 蘿 (1969)

橋上的繁笙
密鼓頻敲 星光過處
滿樹的燈火叢生

恆守永一的姿影
憂思散然滿溢
那根藤蘿
望斷西南
悠悠河山脈流如葉
猶覺遍地的塵土
漸行鬆軟

空無的山 (1969)

移去了成排的森林
至電鋸廠
苔蘚的巨石
慢慢碎去
點點的綠晶 篩落入
石灰及其屋宇

誰的狂淚飛濺滿空山
鳥 鳥的羽毛
載走伶俐的葉
賞山的人 枯木無蔭
孤坐於蕭然的矮樁上

虛無的山
空山無樹 那條白練
早已裁成她腰下的一襲短裙
危崖削平 崎嶇熨直
尚有聲聲盪魂的捶擊
驚醒
滿山的蝴蝶夢

小樓房 (1969)

果園悄然地引退
禽鳥離飛
綠煙中慢火輕燃
昔日的湖沼淺澤
漸失了交替的枯榮

我赤足且髮染靄塵
小小的樓房
你新砌的瓦磚
沉沉的棟樑
印有幾許往返的烙痕
淚痕及血痕